

集部

文敏集卷十三

明　楊榮　撰

序

送翰林編修楊廷瑞歸松江序

洪惟太宗文皇帝聰明睿智緝熙聖學以開萬世文明之治即位之初深惟古昔聖王作人之盛必賴培育之深故於甲科之外復簡其文學之尤者為翰林庶吉士俾讀中秘之書以資其博洽學古文辭日給筆札膳羞

以優異之盖宸慮深遠以謂三代而下莫盛於漢唐宋
帝王之治雖曰有間至於儒者若漢之賈誼董仲舒司
馬遷揚雄班固唐之韓愈柳宗元李翱皇甫湜宋之歐
陽修二蘇王安石曾子固諸賢皆能以其文章羽翼六
經鳴於當時垂諸後世我國家隆興制作之盛超越前
代敦本還淳以推明聖賢之學五十餘年所用文學之
臣黼黻之盛煥乎可述榮嘗獲承清問每論及此以為
必使真儒之盛克見於今毋令前代登瀛之流獨擅其

美榮受命惶悚罔知報稱惟思與多士黽勉朝夕以裨賛聖治之萬一焉乃永樂辛丑詔簡庶吉士有成者用補館職而松江楊珙等六人並擢翰林編修珙性資温淳貌如其心操筆為文蔚然可觀處詞垣數載未嘗見其有浮薄之行焉歲甲辰嬰疾侵尋數月蓐食阽危者屢自夏徂秋雖獲小愈而肌體清羸若不勝衣恭遇皇上嗣登大位仁恩汪濊珙以情自陳得賜告歸以就醫藥濱行其友中書舍人蘇鎰良金等徵言以贈仰惟先

皇帝至仁大德如天地之覆育凡在髫髦之士固弗敢隘以自私然珙職在禁近惟當以古人自期切劘砥礪奮發感激寧敢自畫哉然而疾者孔子所慎而況於學者其可以弗慎乎且皇上恩德深厚念人才培養之難因其所陳推誠嘉與為臣子者其可不感激而思所以報稱乎珙其遄歸登堂省覲敷陳上之恩德奉觴拜慶以為親壽尚敬節宣勿遲其來以成德器而為異時遠大之圖以光榮顯赫於邦家吾儕深有望焉是為序

送教授魏仁夫之饒州序

永樂甲辰予友魏仁夫蒙恩除江西饒州郡學教授惟仁夫昔與其從兄孟原同學郡庠予則與同里閈有姻戚之好契愛之厚今茲之行遂率能賦之士賦詩以送之蓋仁夫自幼篤實有志於學雖祁寒盛暑未嘗少懈由是其學日進若木之發榮泉之暢達也人皆敬服之予先以科目入京師列官詞林既五六年而仁夫始領鄉薦會試禮闈名在副榜遂得分教池州之銅陵繼丁

内艱服闋改除上虞秩滿歷政春官以俟命將兩載始得典教饒州嗟夫學校之職其掌教事郡謂之教授州謂之學正縣謂之教諭雖其品秩有不同而其所以統率其教者一也至於訓導之職則專掌訓誨因其生徒有多寡而其職任無不同至若生徒有成循序陞進亦不越乎學校之間必其備歷郡縣然後陞之於太學以教育天下之賢才於是為至矣仁夫今自縣學陞于郡學非其平昔教之所及學之所成曷克臻兹而行將書

最以進于太學其所以淑諸人者未有涯涘也古人有云師道立則善人多仁夫其尚勗之哉遂書此贈之

送大理寺正郎子貞還錢塘序

大理寺左寺正錢塘郎公子貞始為建寧推官時予方在郡庠一見之頃已默識其為俊偉人未幾予由鄉薦入試禮部登進士第擢翰林編修益聞公清慎沈默操履端嚴視事不以寒暑為倦不以蚤暮為勞推讞精審決斷公明由是案無留牒獄無滯囚郡之人莫不愛戴

之不啻父母官滿得代咸惜其去而弗可留至有挽轡出涕而仰天頌禱以冀其達大者道路相屬也然則其何以得此於人哉追入京天官考其最進拜大理右評事復陞左寺正彌加勤勵益慎推察甚著平恕之聲既而僚屬作奸連及十餘載瀕於危殆者數四公處之泰然不為動衆咸驚歎曰若斯人而遭禍患是滅公道無天理也既而果得釋衆復躍然而喜曰是雖朝廷清明神明佑護抑公操存清慎之所致也茲以考績來京蒙

錫敕命得以推恩榮其考妣以及其配於是以年七十請于朝賜休于家亦可謂遂其生平之志願矣嗚呼人之生也幼而學壯而行老而休孰不有是心哉然享其全者世有幾矣惟公獲際明時而又得展其所藴行其所志德被于人人福及于後世不惟身享安榮將見子孫益昌以盛有如于公之高大其門閭者矣予叨在朝列垂三十年於人不敢有所毁譽而獨念公之志節有足尚者因其歸也情不能已遂書此以著公之美且將

以為有官者勸焉

送中書舍人劉長譢還吉安省墓序

中書之為職尚矣周官内史掌書王命盖其任也漢魏以來始置中書令遂兼與政事降及晉隋其秩益崇任益重而名稱益著唐宋之世則有舍人之員兼司制勑當時號為鸞臺鳳閣尤為貴重我國朝稽古建官設中書舍人十員居侍從職司文武臣僚除拜封贈誥勑而凡有制命以諭四方萬國蠻夷君長則書之然必遴選

文學之士精于翰簡者充其任盖因乎成周唐宋之遺典而職位之清切則又過之吁亦榮矣哉吉郡劉君長謙由太學生永樂初擢拜中書舍人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寛和周慎綽有令望時朝廷昭舉盛典褒寵臣下凡久於其任者皆得推恩榮及其親長謙實在中書制命之下日不啻數十而能恪勤朝夕不憚勞勩由是人益賢之而又得以巳職贈其先大夫其母氏亦贈孺人錦勑焕頒寵賁泉壤又可謂膺存没之榮極遭逢之盛矣

今年秋以久違鄉土曠省丘墓陳請以歸詔命允許戒行湖廣參議陳君彛訓時以事留京師與長謙有同寅之舊乃請文於予以為贈曩予職翰林與長謙地分兩制日處禁垣及扈從兩京而往還甚相好也則於其去豈能已于言耶惟士生聖明之時負卓犖之才爵位顯於時褒崇逮其親此衆人之所同欲而不能以致者今長謙乃兼有之從容内廷歷年滋久聲聞著於當時錦衣照乎里閭蓋有得乎衆人之所難得者豈非其平昔

志行操履純固有以為之本歟則是行也其為慶幸亦豈偶然為一時之榮豔者可同日語耶抑予又有告焉凡交遊之為别必著之文字以為贈者盖將寓其綢繆不忍相舍之情以祝其及早還朝無久戀於鄉土也長謙之歸其尚念天子恩寵之隆與夫職任之要遄當重來以圖報稱毋重以桑梓為念以違夫素志是予之所屬望也於是乎序

太醫院使蔣公挽詩序

自薤露蒿里之曲傳於世而哀挽之作緣此而興久矣然非其人才足以用世德足以及人名足以垂後者抑豈能使人悲思哀慕形之詩歌以寓其情於無窮哉贈太醫院使蔣公用文之没也兩京士大夫與之交游者既相與咨嗟傷悼以為斯人不可復見而又作為歌詩以哀挽之其子主善次為一帙來請予言為序盖公世業儒家于淮南為人惇厚恭謹自幼以孝聞尤喜於讀書既長以名醫薦至京師授太醫院御醫其為學於經

史百氏靡不涉獵其為醫自黄帝岐伯下至歷代諸家所著論難方藥罔不精通專主李明之朱彦修之傳不執古方故其視人之疾驗虚實定死生無弗中者居京師凡有求之者雖祁寒盛暑風雨暮夜必往愈人之疾無責報之心人咸比之董奉以為忠實過之其在職專事仁宗皇帝周密小心夙夜勞勸未嘗少懈每承顧問能隨事規諫多所裨益由是深蒙眷愛陞太醫院判甚見親厚同列罕及焉公既没官為具舟歸其喪命中使

督治祠墳踰月仁宗嗣位贈奉議大夫太醫院使特諡恭靖親為文遣官祭之命其長子主善為太醫院判錫予甚厚嗟夫公以致用之才膺受知遇非特以醫之良信任於時而又能攄其忠藎有所獻納足以見公之素藴非衆人所及矣則士大夫之洛嗟感歎而哀慕之弗置者豈不宜哉予於公交最久且厚因序于篇端庶幾後之人欲求公之為人者尚有徵於此焉

送桂修撰還鄉詩序

今天子即位下寬大之詔布維新之治恩澤所加霈若
霖雨於是翰林修撰慈溪桂宗儒以老病自陳遂得承
命退休于家蓋桂氏為四明鉅族簪纓詩禮代弗乏賢
國朝洪武初有曰彥良者仕為晉王傅老成文學甚見
優禮其後懸車致政以壽考終宗儒實其從子也永樂
初繇太學與修大典書成授湖廣蘄州同知以事入朝
遂轉今官及今雖年未七十而疾病侵尋方將求優閒
之樂為歸老之計而一旦荷上恩命賜歸其鄉其榮為

何如邪將行士大夫相率賦詩以華之而請予言叙其端夫士君子之生世惟得以其才學見知於時獲需一命以克展其所藴措之於政事播之於述作英聲令譽足以揚於今而傳于後可謂榮矣迨夫晚節既倦而欲休浩然思其初服乃又得有以遂其志此其幸又何如耶然而古今人得之者幾何人哉宗儒承閥閲之冑襲簪笏之美既克無忝於其先宦游兩京出入禁苑又能以文學揚先振耀於縉紳之間以無媿於其職今兹遺

榮而歸言望桑梓招白雲於故山采黄花於籬下日與故人賓客舉觴賦詩以為樂鄉之人士必有瞻望而歎息者且曰此玉堂天上之人復來人間也其榮耀可勝言哉予于宗儒有僚寀之好遂弗辭而為之序

送余侍講致仕還南康分題詩序

古者七十致仕葢優老待賢以示崇勸之道也後世或有貪進而不知已者往往至於厖眉皓首羸疾弗勝猶不以趨走承順為勞其為人賢不肖何如也今上皇帝

即位寛仁好賢優待眷顧唯恐弗及於是翰林侍講南康余正安以疾陳乞致仕時年六十有二詔許之將還其同年之官于朝者即其所居匡南山川之勝分而為題若五老峯彭蠡湖瀑布泉三峽橋白鹿洞冰玉澗以及釣臺天池石梁栗里虎溪醉石凡二十人賦之將謂正安歸此而樂其退休之樂也因來請予言弁其端惟正安自其先世宦游居南康多歷年矣若其山川之勝風物之美皆其少時釣游觀覽之地正安既以科第入

官受職詞林二十餘年其榮名顯仕固已超乎庸衆而非尋常之所可及兹以老疾相侵一旦浩然有歸志值國家恩澤霶霈之日得遂所請掛帆秋風千里一息其快意可知矣今之歸也又得歷其少時行樂之處探勝賞於泉石之間指遺跡於風烟之表錦衣晝遊照耀桑梓其於人生仕宦始終進退之際豈不榮且幸矣此諸公所以惓惓焉致意於其歸榮告别之頃而為此詩以歆豔而張大之也雖然正安他日誦是詩想其人亦豈

無王堂天上之思乎尚其敬慎自持介茲眉壽優游太平之世以為後進之所楷式庶有以慰予與諸公之望也遂書以為序

送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講學士王時彥詩序

皇上即位孜孜以圖至治思惟古先帝王之政理必躬行以率之於是布維新之政興孝弟之行將以化成天下迺勑吏部凡臣屬有親在久未歸省暨親沒而弗一展丘墓者皆許歸其道里之費則以品秩之崇卑而賜

賫有差焉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講學士臨川王時
彦以母老陳乞歸省先是朝臣五品以上皆賜誥命以
封贈其親時彦亦蒙推恩封其母為宜人至是幸遂所
請因得以是歸榮其親將行詞林諸公各賦詩以為贈
且以首簡請予序之予惟人子之心孰不願仕宦以顯
揚其親然有係于天不可以必致者是故曾子謂吾及
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不洎吾心悲仲由謂
昔家貧無以為養今也累裀而坐列鼎而食雖欲為親

百里負米其可得乎此二賢者皆以不逮顯親為歎至于今誦其言者莫不為之悵歎時彦少孤母氏守志弗易以訓以育冀其有成而時彦亦克自勵當太宗皇帝即位之初首以明經領江右鄉薦明年甲申登進士第始繇翰林庶吉士進職修撰侍講以擢今官處詞林二十餘年文學聲譽振耀發越蔚然為士林之望及今得被恩命言還故鄉而慈顏在堂康寧壽考想夫升堂拜慶之際煥紫誥之光華絢綵衣之璀璨稱觴介壽宗戚

交欣非惟足以慰慈親於暮齡而國家所以褒嘉激勸於臣下者使鄉之人士皆有所感發興起莫不延頸企慕思有以自效於當時豈徒同昔人晝錦之榮而已也邦家之光實有在焉

送張教授赴汀州郡學序

國家混一海宇誕敷文教内建國子監以養天下之賢才外設郡縣學以育民間之俊秀尤必擇師儒之官俾之訓誨以底于成而後進而用之故成德達材無不出

於學校自公卿大夫以至百執事之職亦莫非教育之人顒顒昂昂布列中外相與輔成雍熙太平之治何其盛哉然此皆本於朝廷教養作興之功而亦未必不由賢師範有以成就之也會稽張君文舉始以明經領鄉薦既試禮部名在副榜遂授廣東崖州之寧遠縣學教諭惟是州僻居海島俗習朴野不尚文學而於諸生未易開導君獨能以身為之表率誘掖獎勸使其循蹈規矩而俱樂從之遊久之考績來京天官以科貢不及改

閩之建寧郡學訓導雖弗克以伸其所志其誨諭諸生一以忠信孝弟為本而於文藝精審講究通貫日夕孜孜亦未嘗見其少懈由是諸生出而效用於時率皆識治體而播聲譽秩滿陞河間之寧津教諭其為教益勤學益篤而諸生之見用者亦鮮有弗勝其任者焉今年以秩滿考最超擢汀之郡學教授將行士大夫相率賦詩以送之且徵予言以為序盖君分教建庠時予為翰林侍講因歸省視得以聆其議論深知其為清雅之士

而又克以師道自重士子皆推服之至於往還兩京與予繾綣之情久而弗替尤足以見其藹然斯文之契誼也今茲别去烏能已於言乎古人云師道立則善人多誠以師儒之職所以模範於人者也一言一行必可以為師表一動一静必可以為楷式使人親炙薰涵於其教者如金之在冶玉之就琢焉斯有以成其學而適於用其為功不小矣苟師道不立則聖賢之學不明而規矩準繩所以為法則者亦皆蕩然隳廢所謂模不模範

不範者是已學者焉從而師之而善人亦何自而多乎君歷教三學垂四十載而後克遷今職盖其師道老而益嚴勤而彌篤而諸生之出其門者又皆足以致用於時若君者奚忝於學校之職哉以是而觀國家之養士育賢必擇乎師儒之任而居是職求其稱者幾何人哉予于是嘉君為賢師範而又喜其能體聖朝教育之意以成賢才之盛如此也故樂為之序而不辭

送周職方還文江序

士君子貴於立志夫學足以致用才足以有為而志不立則亦安能奮發揚厲以自見於當世哉吉之文江周君岐鳳承閥閱之華胄習詩書之遺澤刻苦問學自其以明經為教職時已侃侃負志節慨然思欲有見於當時既而用薦起為即墨簿有聲未幾入為國子學正繼遷紀善之職益有聲不數載出為姑蘇之長洲儒學教諭雖隨其所任皆得名譽然不足以盡其才而遂其志也故自長洲九載秩滿考績京師復入國子為博士以

憂去官今上嗣位服闋入朝方是時君之子叙為翰林編修既受敕命或謂君將棄職就封君曰吾雖幸以子之官推恩得蒙褒典然不得上及吾親也吾其敢獨受此榮名乎無何亦用薦陞南京兵部職方員外郎今年夏以三載上吏部考最遂得給誥命且追贈其二親援例歸省丘墓以展焚黃之禮將行朝之大夫士相率請予言以贈之惟人子以顯親為孝仕者以還鄉為榮此天下之同情也君以通敏之資該博之學故能以其所

蓄施之於用自處卑秩至于崇顯克榮其躬以及二親簪紱之華耀于兩世綠綸之寵無間存沒然則若君者非能先立乎其志者歟今之歸也其鄉之人士將必瞻望歎息曰此蓋能顯其親者也此蓋能榮其鄉者也古之人所謂有志之士其在於斯歟雖然君之志殆不止此蓋將敷揚德澤輔理政化欲以大有為于斯世也尚當促裝重來展其致君澤民之術俾名譽馳于海内事業顯于邦家炳炳烺烺垂之無窮庶有以副士大夫之

所望而亦足以成君之素志也豈徒一家之光一時之榮而已哉遂書此以贈

送龍推官還鄉序

江西龍用良才質通敏而勇於有為永樂初應求賢之詔擢知真定縣事蓋真定之為邑當西北道路之衝蕃國朝貢之往來餼廩供億之繁奔走迎送之勞視他邑恒倍用良既至能均其賦平其役約其冗費民咸樂于趨事百爾之需不勞而輯比九年考滿當遷其民皆願

借留不聽遂調萊州府推官萊為海濵大郡魚鹽之利
東南是資然以土地磽瘠租賦所入甚薄故民多貧困
用良既蒞職為宣布朝廷欽恤之政佐太守以寛刑罰
薄稅斂不逾三年而獄訟以平民安其業小大咸德之
今復以初考至吏部國家方將圖任舊人共理庶務相
與以致雍熙之治而用良乃以年老急於引退皇上重
違其意特許休于家噫若用良亦榮矣哉將行工部侍
郎羅汝敬與其有連世之好來徵予文以贈别嗟夫幼

而學壯而行既老致事而歸此士君子出處之大節也然或學之而不得行其所學行矣又或溺于貴富而忘返若此者皆非所以合乎中道者也用良敭歷郡邑有聲於時二十年于兹矣一旦乞身而去不苟于貴富不狃於勢利其賢於人也遠矣想其北風吹帆日踔千里拜桑梓於故土幅巾藜杖日從賓朋遨遊山水間賦詩觴酒以為樂悠焉休焉不知其老之既至而人生之樂孰有加於此哉雖然古者賢良之臣雖頃刻不忘乎君

以其身雖退而其志未嘗一日不在朝廷也用良歸矣尚當訓廸其鄉之英俊俾得用以效力于當時庶不負朝廷優老待賢之意而用良之退歸益有光矣用良其勉之哉

送江西僉憲黄汝申歸省序

聖朝致治之道必先之以孝行故凡仕而違其親者弗計其久近皆許請告歸省至矣哉天地之仁也今天子以聖繼聖遵奉祖宗之法纎毫弗違而扵孝理尤加之

意親存而顧迎養弗能就養者或分禄或乞歸省罔不
允許其所以優遇羣臣者德甚厚也永樂辛卯京畿鄉
試予忝司文衡而雲間黄翰汝申實在高選明年會試
禮部登進士第觀政于烏府既而出僉江西憲臺揚厲
風紀摧惡撫善大愜衆望由是藹然得譽於縉紳之間
軍民深所悦服汝申可謂不負所學矣今以九載秩滿
考最得階四品待缺于京因慨然曰吾所以居官食禄
致身通顯者親之訓也去鄉久矣朝廷幸有歸省之令

義不可違也遂上章陳乞歸省既得請將行監察御史林衛宗度與汝申素所交游乃來謁予文以贈焉予謂士君子立身大節惟忠與孝而已蓋親生之而君食之其德同也而其報亦同也既委質事君恪恭乃職而不顧其私者所謂忠也而為君者探其情而使之遂所欲俾為子者不忘乎其親得非所謂孝乎傳曰無公義非忠臣無私恩非孝子臣之事君必先公而後私君之使臣必先恩而後義君臣之間既各得以申其情者如此

而其遭際亦惟時焉而已爾今汝申之仕也當太平極
盛之時忠以事君孝以事親兩得而兼遂豈非榮幸之
至矣乎兹焉榮歸而展敬桑梓二親在堂康强無恙蒼
顔白髮輝映尊俎間而緋袍金帶稱觴上壽拜舞于親
之側鄉邦見者孰不曰黄氏之父善訓其子如此其子
之克致顯榮又如此世之仕宦如斯者幾何人哉雖然
顯親揚名固足以為榮矣尚未足以為至也汝申繼今
已往益懋前聞駸駸不已他日重來或居方岳或登廊

廟拜恩受誥推恩封贈其先代光映鄉閭其榮也當復何如此予與士大夫所以望於汝申者如此而汝申所以自勉者亦豈不在於斯乎因宗度之請遂書此以贈幸無以予言為迂

送楊運使還任河東序

士君子必有通敏卓異之才超邁穎悟之識然後居官涖職無所往而弗稱其任也故雖以黄霸之賢善政施于頴川比入相而功名減于治郡況其下者乎大抵人

之才固有不齊操履端確者剸繁之不足明察有餘者豈弟之未至譬之器也若舟車之不能相通蓋自昔既然矣抑一才一善果足以成名人固不以其不足者而掩其為賢也況于兼之者哉河東運使濟南楊傑子英洪武中以明經領鄉薦卒業成均擢刑部主事推讞平反聲稱籍甚永樂中遂以薦陞福建按察僉事其涖官風紀整肅法令明信郡邑汙官黠吏望風而斂跡在任九年人皆稱其才既而以最陞兩淮運使或謂子英由

秋官郎署擢僉臬司典刑名任風紀餘二十年一旦委以搉鹽之政俾董財賦通商賈恐非其素習而熟諳也既而子英涖職一去向之震擊凌厲之威而平心易氣以為之勤以督課公以通商恵以恤下未幾其職大舉而人莫不以為宜宣德初元以舊官復任遂調河東既至一以施諸兩淮者施之由是績用登最夫人一才一善之足稱人尚不以其不足者掩之如子英居風紀居鹾司而皆克稱其任也若是非所謂通敏卓異之才也

繳今年春子英考績將還所治閩中大夫士請予言為
贈予與子英交久相知最深故因其請而樂道子英之
賢也雖然我朝用人惟其賢才罔不信任至公同天地
進退黜陟一無所私子英歸誠能懋修厥政始終不懈
異時九載政成秩以最陞不患不躋乎崇顯華要之地
也子英尚其勉諸

京闈試録序

天朝興禮樂教化以成當代文明之盛肇千萬世治平

之基設科取士考求文藝選真才實學以資世用由科目而進者或貴為列卿或榮登清要才德稱位者咸有其人匪直為文具而已洪惟我皇上紹承大統興崇文教致盛隆之治科舉得人大有其效今年當秋試之期於是合太學京畿郡縣之士千五百餘人以校其藝有司循故事奏請考官於朝皇上命臣等以司文衡其同考及諸執事皆簡中外儒臣涖之甚嚴密也乃慎選精純屏黜浮靡撤棘之日得中程式凡三百人於戲盛哉

明良賡歌于巖廊多士從游于巻阿其雍容氣象復見于今日竊思皇上即位以來勵精圖治惟欲得真才實學而用之訏謨遠慮卓越千古其所以匡輔國家以致治功之美者亦有望於爾多士也爾多士尚當琢磨淬礪會試于春官對揚于大廷以展其所藴以副皇上之所期望毋徒事虚名取榮于一時而已能如是庶幾上不負朝廷造就之恩下得以盡顯揚之道則今日得人之盛誠可為國家賀也敢以是為諸君子勸尚懋之哉

送常州府通判陳良玉考滿復任序

予友陳良玉通判常州既三載秩滿考績吏部復還其職監察御史雷祐之相率賦詩以送之請予為序良玉自幼端重而穎敏稍長入為郡庠弟子員益知務學其志甚專思甚敏而氣甚壯也予時雖忝先進然常自以為弗及暨予以科目叨禄詞林而良玉業益修學益充又數年始貢禮部升太學乃克會京師朝夕相與講論文藝敦叙舊好蓋怡然甚歡也永樂壬辰春良玉以才

能選歷事于天官遂擢通判常州夫常爲京畿大郡東連海甸西抵鎮江左控姑蘇右通都邑黎庶之衆租賦之多供億之繁比於他郡爲劇而良玉居此獨能廉謹小心勤愨弗懈凡民政之所關鉅細緩急之宜先後設施之序與夫承上率下待人處已之間無不得其當焉此非有疏通明敏之才恢廓超詣之識者疇克爾耶予嘗竊謂郡守之職所以掌千里之治而通判則佐之以施政而涖民者其職介乎上下之間可否重輕皆有所

關係而其經營綜覈一郡之政務俾庶事修而民生遂閭閻有安居之樂田野無愁歎之聲者實有賴焉良王之賢且才庶幾上不負聖朝教育任官之意下得以盡其撫字斯民之職矣今而復還其官也將益勵所操益勤厥政異時治效昭著聲聞洋溢超擢之榮夫豈有涯哉良王尚勉焉是為序

送浙江右布政石君赴任詩序

方伯連帥古之制也方今布政司承朝廷委寄俾撫綏

于一隅得非斯職乎盖聖澤之宣布閭閻之休戚與夫大小庶務之善否興革悉任焉其關係重矣一司之間有使以長之叅以佐之而凡是非輕重可否悉於使焉從決則長一司者其所關尤不輕也邇者浙江右布政使員闕吏部以聞于上遂命金城石君執中往踐其任君子莫不以為宜良以其從事之既久練歷之有自又能以廉慎自將者焉君在永樂中為主事為郎中于刑部克舉厥職著聲稱于後先殆非一日矣太宗皇帝臨

御之秋起授山東右布政使其在官也敬慎以臨事公勤以率衆僚寀之間莫不和協而廉介之操恪如也用是聖澤以宣閭閻以安庶務咸集考績屢最以浙為東南重鎮故特移君以治之焉抑予聞之南北山川不同風氣亦異民情俗尚不能以皆齊為政之道固宜隨其所異而修其教令君早膺不次之擢居方伯之任既克振治效於山東則變通弛張之道施之於浙必將有以得之矣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殆是之謂乎用序以贈善詩者尚有以繫之

送王率常南歸序

王生經字率常來自文江槖所業求正於其鄉之先達而就試京闈既而廷議天下解額各有定名籍非隷所屬者弗許與率常於是束裝將南還而告别於予予因追念率常之父欽止為同年且同官翰林而相厚又恨其早世文章事業未及大顯于天下而中道止也遂不忍率常之去舍之齋居俾之從容益得肆力問學大其

薀蓄以繼先志而慰欽止于地下居無何率常又進而告曰先生辱念先君子而愛及於生者至矣而生母已老家素貧又無他奉養者生始來時思正所業或得竊科第以為母榮庶乎韓子所謂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則樂今既無以樂親志又久違旦夕之養則於人子之道豈不大有歉乎子聞而惻然又因其言而知其不久困也夫天道降祥與國家之用人未始不本於德行率常惓惓于先業之紹而篤於事母如此可謂孝子矣

天之所以福之國家之所以用之夫豈不可必哉况率常之曽大父充耘嘗以書兩冠倫魁至今天下士子猶傳習其文其父欽止亦以書魁于鄉庚辰進士及第入為翰林修撰兄修又繼領首薦典教德州郡庠一門三世既皆以儒科名世率常誠能益加奮勉歸而不怠棄所業則所以承祖考掇巍科以為母榮者可計時而待矣夫豈久困哉率常既拜別而行遂書以贈之使益知所以自勗也

待詔滕公輓詩序

姑蘇滕公用衡年幾七十承召至京師仕為翰林待詔凡五年無疾而終朝之士大夫相與賦哀輓之詩於今又十年積為鉅帙公之婿凌浩求予言以為序夫古有輓歌盖執紼者歌之以助其哀其後始有蒿里薤露之曲以送王公及士庶人之葬而近世於輓詩之作為最盛然士之生世或聰明俊秀可進於學而不得其壽或懷材抱德可見於用而不得其位故志弗獲展澤弗及

施而一旦溘然長逝則夫世之所以仰慕而期待之者既皆失其願望之心則其所以形之詩歌以寓其哀戚之情者蓋自有不容已今公以稀有之年遭逢聖明之世列職清華優游暮景顯榮光耀壽考令終自常情觀之若公者可以瞑目九原無毫髪遺恨而哀輓之作猶且惓惓若此者何哉蓋公自視雖無復不足而交游士林之間慨前輩之凋謝思典刑之尚存則其所以見于詩者又豈容已哉宜夫聯篇累牘之多如是也雖然公

之居京師也嘗寓予官舍其于朝夕笑談游處神情態度至于今宛然若在目睫則予于言也又豈可已乎遂為序弁其端且以泄予之悲云

送教諭楊壽夫復任建安詩序

師道立則善人多信哉是言也師道不立而欲求夫賢才之造就豈不難哉吾郡楊恭叔先生嘗以春秋之學分教建安宿德碩望後進皆師宗之于時先生之從子壽夫實在弟子之列予亦叨處郡庠歲時還往既有以

承先生之誨廸又得與壽夫講論以資麗澤之益厥後先生捐館而壽夫退歸于家予于是不能無孤陋之歎未幾予忝以科目入京師叨職詞林而壽夫亦起為建安訓導獨能以其學開導奬掖所以造就諸生者甚多後以秩滿諸生舉留蒙恩陞典本學教事旋以内艱去官服闋循例當有所調而諸生陳乞復留遂得仍其舊職于是先後十有餘年往來兩京之間每相見握手盡歡雖古人盍簪傾蓋之樂豈有過於此哉夫士大夫抱

才能負學問出仕於時惟夙夜兢惕思有以盡其職焉苟獲一展桑梓之敬則其榮豔欣慶比於晝錦今壽夫以家庭淵源之學典教庠序自始至今未嘗一去其鄉朝而出也則與諸生進退於廟堂俎豆之間暮而歸也則與賓朋雍容歡愛於壺觴文字之樂若是則壽夫遭際聖明之世得以其學淑後進有師範之尊名教之寄而又得優游鄉閭無違離之戚契闊之懷此其為樂又當何如也於是朝之縉紳皆榮壽夫之歸相與賦詩以

送之予於壽夫有久要之好乃爲之序以冠諸篇首焉

送侯都指揮之福建序

自古國家之興必有熊虎心膂之臣所以輔成億萬年太平之業甚非偶然也皇上龍飛之初當時四方英傑之士川歸雲從凡受任使者罔不茂著功勲而顯膺爵禄何其盛哉河南歸德侯公本鍾初以會州衛千户自太寧來歸既得召見即授指揮之職日侍左右屢著勲績累官至都指揮誠可謂榮顯矣永樂九年春皇上念

藩鎮之賢以公練達兵政明習機務命守福建之行都司賜以敕諭訓誡諄切無非欲其愛養士卒安輯黎庶以享其榮名厚禄於無窮恩至厚也公自受任以來克尊上命涖職未幾士民安堵盜賊不興城池完固奸邪屏跡講武之暇尤能禮遇賢士崇奬學校日與章逢之士游於是環建延汀邵數千里閭外户不閉道不拾遺凡老稚疲癃莫不熙熙然安於田里以樂其生者皆公之力有以致之也皇上駐蹕北京先後凡兩率師肅清

沙漠公皆承命為中軍神機將軍能身先士卒罔有少
懈嘗與北敵遇出奇制勝若有神助凱旋之日賞賚有
加去秋皇上復欲北廵邉境綏輯遠人公再至京師操
習以俟今年夏命還守建寧濵行凡仕于朝者莫不惜
其去而又喜其南歸有足以慰閩人之望者乃相率出
餞于都門之外屬予為文以彰之且因以華其行也予
惟菲薄叨職詞林顧不足以揚勵厥美而建寧又吾鄉
邑所在有弗可辭因告之曰凡人所以樹立於斯世者

唯忠與孝而已忠則竭誠奉上孝則盡力事親若是則真可以無愧矣公夙抱才略負志氣入則扈蹕驂乘出則茂建事功至於鎮撫邊陲掌握軍務仁足以濟衆勇足以敢為義足以教俗明足以察微事無鉅細必慎必戒故其行事並協時宜此尤人之所難能而公獨能之故其勲名赫赫在人耳目有不待言而著者茲非孝友忠義出於天性而然歟予嘗觀古者將帥所以承眷顧享厚禄者必能竭誠效忠以盡其折衝禦侮之道然後

足以稱其職故詩人託干城腹心以歌詠之播於無極今公之才猷皆有以追蹤古人而猶退然若弗勝此其所以顯敭振發有以副國家倚托之重俾東南一藩休養生息於太平之世其豐功偉績誠非他人之可比異時膺位秩之崇荷恩數之厚其又可量也哉詩曰王命召虎來旬來宣公之謂矣請書此以為贈

文敏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敏集卷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徐汝雄

文敏集卷十四

明 楊榮 撰

序

杏園雅集圖後序

正統二年丁巳春三月朔適休暇之晨館閣諸公過予因延于所居之杏園永嘉謝君庭循旅寓伊邇亦適來會時春景澄明惠風和暢花卉競秀芳香襲人觴酌序行琴詠間作羣情蕭散衎然以樂謝君精繪事遂用着

色寫同會諸公及當時景物倚石屏而坐者三人其左少傅廬陵楊公其右為學左之次少詹事泰和王公傍杏花而坐者三人其中大宗伯南郡楊公左少詹事臨川王公右侍讀學士文江錢公徐行後至者四人前左庶子吉水周公次侍讀學士安成李公又次侍講學士泰和陳公最後至者謝君其官錦衣衛千戶而十人者皆衣冠偉然華髮交映又有執事及傍侍童子九人治飲饌傔從五人而景物趣韻曲臻于妙廬陵公喜題曰

杏園雅集既序其端復與諸公賦咏成什乃屬予識其後仰惟國家列聖相承圖惟治化以貽永久吾輩忝與侍從涵濡深恩蓋有年矣今聖天子嗣位海內宴安民物康阜而近職朔望休沐聿循舊章予數人者得遂其所適是皆皇上之賜圖其事以紀太平之盛蓋亦宜也昔唐之香山九老宋之洛社十二耆英俱以年德高邁致政閒居得優游詩酒之樂後世圖之以為美談彼固成於退休之餘此則出於任職之暇其適同而其迹殊

也然考其實爵位履歷非同出一時聯事一司今予輩年望雖未敢擬昔人而膺密勿之寄同官禁署意氣相孚追視昔人殆不讓矣後人安知不又有羨于今日者哉雖然感上恩而圖報稱因宴樂而戒怠荒予雖老尚願從諸公之後而加勉焉

黎閣餘芳詩序

予表兄劉君孟清自少有志氣識趣超邁既長學于郡庠綽有令譽師友咸推重之予以後進每得與之講貫

切磋以資麗澤之益焉其後孟清以明經領鄉薦去為萬州學正甚有才名然於人事承接之間多剛毅弗屈後遂以事免官僑居興濟嘗扁其所居之室曰藜閣餘芳士大夫咸為之賦詩孟清來屬予序世傳劉向校書天祿閣有老人携青藜杖叩閣嘘杖端然火謂向曰我太乙之精聞卯金之子博學下而觀焉其事雖未可必其有無然而向之文學為世所宗蓋有不可誣者孟清以充實之學宏博之文慨然欲見于有為而竟落落弗

偶閒居著述思以垂於久遠豈非有慕乎向者孟清之志乎固有以知之矣雖然以孟清之才之學進德之心老而弗倦亦豈終栖息於田野而已乎將見躋青雲登閶闔修向舊業而嘘青藜之餘燄迓太乙於良宵相與講明五行洪範之說尚未晚焉姑書此為序

頤菴文集序

天地間一元氣之流行惟人得其正而至理具焉善養是氣足以配乎道義而後發之為文章六經卓矣後之

作者醇正莫如孟子雄健莫如司馬子長辨博宏深莫如昌黎韓子其文之所至亦各從其氣之所至也故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氣盛言從江河之水浩然充溢而物之小大莫不浮此其可見矣予于頤菴胡公之文有取焉公豫章世家少以穎異之資銳志古聖賢之道於羣經罔不精究其他子史百家亦探索無隱且生文獻之邦得賢士大夫相師友熊伯機以古文辭自高一見公文亟稱其有所養悉以古文法授之公既入翰林受知

聖主侍講經筵主典成均位望益進所養益深其文之正者有得於孟之緒雄健宏深有以造于司馬昌黎之奧偉然成一家言足以追古之作者公著述既多流傳已久今吏部侍郎富陽趙公新奉命廵撫江右復取公前集刻之益廣其傳謂予知公深宜有序予以同官嘗接清論每及古今作者未嘗不慨乎造理養氣之難自公得謝南歸荏苒十年欲一聚首良不可得而趙公好德尚文之誠乃若此烏得不竊為公喜耶興懷疇昔序

奚可辭爰述所知用弁諸簡若公道德之懿矩矱之正觀者有考於斯文

黄少保集序

少保兼户部尚書東萊黄公嘗手録其平昔所作詩文藏于家其子琮復取公晚年親書之藁次為三帙前少師吏部尚書蹇公為題之曰過庭所授閒請予序之夫國家肇興之秋文明之運啓而光岳之氣完必有間世之才挺生其間其道足以尊主而濟民其文足以經邦

而名世偉烈芳聲耀於今而傳於後然何可多得哉此古人所以歎夫姚宋不見於文章劉柳無稱於事業也粤在今世於斯二者並美兼著得非公乎公天資過人自其少時居家塾游儒庠治經之餘發為吟咏語輒驚人曁其壯也繇佐郡邑以參方岳歷亞卿而列八座登三少政務之暇大篇短章傳誦於人者鏗乎金石奏而咸韶和輝乎珠玉粲而雲錦張也何其偉哉盖公生當皇明氣運隆盛之初遭逢列聖得以所學敭歷中外建

立勲業至于文章特其餘事爾雖然世之欲求公平生之志者覩之是編亦可少見矣或謂公之言皆公志所發也而有激切和平之不同者何哉盖其出鎮南交則鋭意于撫綏及既還朝居守南京則存心于經綸故其所發自然有異也其他隨寓興懐即物賦形而魁特超邁之氣見于其間者無不可喜可愛是編在他人得之必爭相快覩惟恐或後况爲子孫而寳藏莊誦其敢忽乎庸僭書其端俾後之覩者有所考諸

重刋衛生寳鑑後序

吳郡韓公復陽精於醫學嘗以李東垣門人羅謙甫所著衛生寳鑑書詳加考訂將壽諸梓未就而没公之季子公達克世其業遭逢聖明仕為太醫院判嘗持此書語予曰吾將刻之以成先志幸一言以序之予諾而未暇為今年冬公達亦没其子布復泣且拜懇求不已予惟上古聖神憫斯民之札瘥夭閼不得以全其壽於是為之醫藥以濟之厥後名醫世出各以意見著方書LATE

篇累牘非止一家然用而試之有得有失獨近世東垣所著内外傷辨等篇發前人之所未發故其所著之方靡不神效謙甫受業其門得聞至論其為此書斟酌損益具載悉備嘉惠於世者厚矣公達既精通其藝上承於眷遇下濟於斯人而尤惓惓以繼先志為務此仁人孝子之用心予於公達素相知於其没豈能忘言哉世之為醫者得此書誠如鑑之燭物一舉瞭然在目必不至於差繆凡有疾者覩於此書誠足以衞生不至於危

殆然則此書之傳其功不亦博乎遂書以序于後

竹居詩卷序

臨川吳子尚始以才薦於吏部僑寓京師即長安里之西偏截竹為屋若干楹因其鉅細長短以為棟梁杗桷户牖之用復取其修勁者剖而斷之為壁為瓦於是上下四旁無非竹也縱横仰覆無非竹也子尚日處其間洒然若遊乎清風之谷有不知夫塵喧之接境炎燠之煩蒸也心甚樂之因題之曰竹居士大夫相與賦詩以

咏歌之子尚既仕為徐州判官以督工留北京間謁予請序夫世之人美其屋室髙甍巨棟翼然壯麗者固多有之然不過為閭里之觀子孫之計而已豈若子尚之居髙廣不踰於尋丈而瀟洒清虛之趣足以怡神適性遠氛埃而挹秀爽來清颷于四座引明月於踈櫺其快且適為何如哉昔黄州竹樓以王元之而遂傳今子尚之居既清絶若此葢將不減黄州之勝矧又有士大夫播之詩歌以形容之者不一而足抑安知其不遂有傳

於世乎因其請也姑為之序子尚文雅篤實草廬先生之五世孫云

雙桂堂序

草木雖微物然其發榮滋長往往足以兆人之興盛若王晉公手植三槐以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其後果然葢公自信其德而知其後之必興特假槐以為之兆耳然其子孫連世貴顯歸視其家槐隂滿庭矣則槐之所以榮茂者亦豈偶然哉臨川吳子宣子尚兄弟少時行山

澤間得拜桂兩株而一本兄弟皆欣然以為若有符於吾同氣之親者遂相與移植于家之池上歲久蓊然暢茂枝葉輪囷望之童童若車蓋然花時金粟璀璨天香滿室清風明月之夕兄弟與賔客徙倚觴詠其間恍然真若處乎廣寒清虛之地也何其快哉既而兄弟皆出仕子宣為常山縣丞子尚為徐州判官俱以才名見知當時於是士大夫謂雙桂其兆於此矣相與詠歌其事聞以其所得彚為一帙請予言序之夫吴氏兄弟實草

廬先生之五世孫先生詩書仁義之澤垂世而傳後者可擬於晉公則今之雙桂孰謂不足以追蹤於三槐哉將見子宣兄弟政譽日聞名位益顯以馴至於光榮盛大而不可止則斯堂豈不愈有榮耀哉故為序之

東川迎養圖序

士君子讀書有志於顯親揚名以見於有為者固多而求其能遂其志者甚少何也夫學而得致於用仕而得顯于時而又能及其父母俱存之日得以盡顯揚之道

斯志孰不願也然既學而弗得仕既仕而弗及顯既顯
又弗及榮其親於是其志之弗得遂者多矣若廬陵羅
坤泰者可謂能如其所志者乎坤泰自幼穎敏長而益
勵于學不數年登永樂乙未進士第歷事内廷有能聲
遂擢知廣德州下車之初即遣人走迎二親來就養既
至坤泰即備輿馬出迎東川俯伏跪拜咸中儀節歡愉
之色溢於顏面孝敬之誠發於悃愊於是州之寮屬父
老相與瞻望而言曰州侯之所以孝於其親者如此吾

與若等其可不盡事親之道乎莫不爲之咨嗟歆豔於
無已也既而坤泰至京乃請善畫者繪爲東川迎養圖
并求詞林諸君子詩文以述其事復徵予序其首簡予
惟州牧之職有民社之寄僚屬之所具瞻士庶之所視
效苟非廉謹忠厚明惠公直不足以勝其任若坤泰者
幼而學學而仕仕而至於州牧亦可謂貴顯矣而又樂
父母之俱存既克遠迎就養以展其身先之敬而又足
以使人觀感以興起其孝弟之心此豈惟獲遂其一已

之私情實有關於世教之大者固不可不述以傳諸後至若事上以忠奉祀以敬䘏民以仁處事以公與夫撫字之有方勸課之有法是雖坤泰之已能然于事親之暇尤加意焉將見日進日升其所造就者有未涯涘尚將有以為親榮矣夫豈特見於圖畫形諸歌詠而已哉坤泰其勉諸

西莊圖詩序

金川之東有地曰西莊邑鉅姓吴氏之所居也吴氏之

先有為吉州團練使者始來居深圳厥後有號竹隱者復還西莊歷元至國朝族益蕃盛貲産殷富今北京行部吏曹員外郎嘉靜之祖父嘗大建居室于其間有志養之堂有館賓之軒有山泉之齋有藏書之室有田疇足以給歲計有花竹足以供宴賞於是一門羣從與夫賓客往還於此者起居偃息無不得其樂焉而西莊之勝遂有聞於當世矣嘉靜歷仕兩京縉紳大夫與之游處者皆為賦詩以歌詠其事且彙成卷帙徵予言序之

夫山水之秀非有庭館臺榭以資宴遊登眺之樂則不能以周覽其勝槩居室之華非有文人秀士以處乎其間則不能以鋪張其盛美今吳氏西莊實在王笥名山之麓峯巒巖谷之幽邃烟霞霧靄之掩映風泉石溜之潺湲嘉花美木之布列可謂鍾靈宅異之區矣而吳氏子孫相承善繼善述髙甍鉅棟宏麗完好真足以盡得其勝而長有其樂與夫世之人栖栖於一丘一壑而倏來忽往者奚啻霄壤哉然則吳氏之慶澤綿遠於此亦

可見矣故為之序

羅氏桃野詩序

吉水桃林羅氏世為衣冠之族其先世有字留耕者躬耕讀書自號桃野故元時嘗仕為古筠學官既至輒去退居其鄉放情山水間當桃花盛開日致酒花下聚宗族子弟鄉人父老酣觴賦詩以為樂意氣豁如也今桃野翁捐世已久其曾孫汝敬由進士為翰林侍講嘗念其先祖之曠懷雅度見重當時以至于今而其流風餘

韻藹然可以想見然獨不得托之文字之間恐其久而
或泯也廼邀善畫者為作桃野之圖以靳士大夫詠歌
之且來請序於予予惟世家鉅族雖其祖宗之德有以
啓之於前苟非賢子孫繼之於後則安能使其遺澤之
益衍令譽之久存乎昔人有曰莫為於前雖美而弗彰
莫為於後雖盛而弗傳斯言其信然矣羅氏先世桃野
以才學之懿襟度之英聞望昭於當世風采振于來葉
此皆非尋常懷居者之所及然為之後者非有汝敬之

善繼善述則亦安能俾其先祖之德見之于圖畫播之於聲詩也哉雖然汝敬勿以今之所至者為已足尚其益加淬礪以承先代之餘慶而無所忝焉則斯圖之光耀將與桃木山水照映於無窮也豈特見於一時之歌詠而已哉

周氏櫟陽八詠詩序

距吉水邑西幾二舍許當同江之涯有地曰泥田周氏世居之而櫟陽又其别名也周氏自唐長慶間繇廬陵

徙家於此迨今六百餘年其間以文學科第顯者代有其人蔚然為望族今國子博士岐鳳實其裔也博士有子曰叙以明經登永樂戊戌進士第為翰林編修父子博學多才並有時譽可謂世濟其美矣間嘗即其所居之勝命為八景其一曰磻州烟樹則宋進士澤之讀書之所其二曰江墅雲泉則元廣福監丞方平之别業皆周氏之先世也其三曰龍潭晚釣其四曰虎堤春望其五曰中陵晚翠其六曰雙隴筠陰其七曰墨沼晴波其

八曰櫟山霽雪則皆其居近之勝處也於是士大夫相與播之歌詠以彰其勝而來請序於予夫山水之美有能得而居之雖一丘一壑皆足以怡情養性於其間以樂其樂况非尋常一丘一壑之比者乎今周氏櫟陽之景不一而足而又能攬結奇勝以與當時能賦者共詠歌之則所謂山若增高水若增深者信乎其非虛語矣且磻洲江墅又其先世之遺躅慶澤之所存宴遊之所寓則為之子孫者又得不於此惓惓乎此余于八景非

徒知博士君之能得夫山水之樂尤足以見其能追慕於前聞人以毋忘其舊業於荆榛蕪廢之餘於乎周氏之子孫何其多賢也因其請遂為之序焉

支硎山十二詠序

蘇為吳郡都會東連大海北距廣陵西抵丹陽南接會稽民物蕃阜甲於東南其間多古迹名勝賢士大夫往往喜于登臨賦詠歷唐宋以來見諸簡册者多矣今太醫院判韓公達乃魏國忠獻王之裔自其先世南渡由

杭徙居于此遂為蘇人公達嘗奉其兄蒙菴先生所賦支硎山十二詠過予言曰彪之兄自少嗜學工詩文長而好醫得金華朱彦修之術常以利濟為心愈人之疾不責其報郡邑老幼莫不感悅然素志恬淡不妄與人交尤恥道榮利事暇日輒幅巾鶴氅邀二三友徜徉山水間或登高眺遠或倚樹長吟或濯清泉而坐平曠引觴命酌隨興所適皆有深寓而於支硎山水尤篤愛焉葢碧琳原實先生塋域所在兄預為壽藏於其旁由是

多邀遊其間因求古名賢勝蹟為十二詠以紀其實夷幼承撫育今粗守家學授職朝廷日荷寵眷是皆兄之教也兄今不可復作而手澤尚存兹以其嘗所賦之景求善畫者為圖請序其事庶展玩之際猶見吾兄也予嘗考之地誌蓋支硎去吳縣西南幾一舍許一名報恩山昔沙門支遁道林惕息於此故因以得名山之左曰東峯下有楞伽院即古報恩寺白樂天劉夢得皆嘗見於賦詠院之前有石平廣泉流其上曰寒泉泓渟瑩澈

可鑑毛髪曰南池有水閣臨之皮日休陸龜蒙之所嘗遊也稍南支遁飛步馬處有石紋如馬足者四曰馬跡石又有道林石室世稱曰支遁菴自菴前西向登山由一逕入中峯院其下有八隅泉池惠敏律師塔當池上古碑穹然立于其前又逕前南升踞高望遠可數百步至天峯院即唐支山院也旁有宋人讀書房又有西菴院其前曰放鶴亭云即支遁放鶴處山之中蒼崖聳立兩石對峙曰石門從此而登即南峯矣南峯之西卓然

有山秀出曰待月嶺嶺之下有水澄清如玉味甚甘美大旱不竭曰碧琳泉峯之南有山嶙峋挺拔勢若牛首曰牛頭峯峯之背為北峯院盖玆山幽勝竒絶宜其為梵流釋子之所栖高人勝士之所遊而先生亦烏能已於賦述哉余嘗道姑蘇聞其佳勝而未遂登覽故弗及識先生及來京師承乏詞林獲與先生之弟太醫院使公茂及公達交遊其在北京予之所居又與其官署相去密邇因得相與往來見其家子弟亦皆循循雅飭周

旋進退不踰矩度於此尤足以見先生家庭之訓矣世之人盖有不知先生之高志者咸以隱者目之先生豈真隱哉當元之季張士誠竊據姑蘇先生父子毅然不受徵辟放情山水間優游自適迨天朝統一天下凡四方才俊之士彙征於時方將見于有為而以目眚遂弗得以自效先生之志豈不深可惜哉雖然先生二弟皆得際遇聖明以醫學著稱於天下則先生雖未顯猶顯也今觀先生十二詠脩然有出塵之趣非其蘊蓄之厚

涵養之深不足以及此豈尋常登臨感慨托興於陳迹而已哉且支遁不過東晉一高僧爾而支硎之山尚以之得名先生世醫業儒人受其惠者不可勝數於其没也吳人思之迨今不忘則先生之德足以傳于不朽況其賦詠又足以流播當時而垂於後世此豈空寂之徒之可比哉先生諱奕字公望蒙菴其號也

送太守苟公復任建寧序

聖天子嗣位之初命在廷之臣舉薦賢能列于庶位而

郡邑之選尤重其人宣城芮公嘗守天台已去其任至
是廷臣合薦詔徵入朝即拜建寧之命下車之初首詢
學校激厲諸生省民瘼閔孤窮以數宣聖澤先代名賢
子孫皆訪求之拔其俊秀俾之入學復其力役以恤其
家凡政之所當先事之所當務者皆次第行之民無煩
擾吏無欺蔽非深知撫字之方師帥之道者疇克爾耶
滎執經郡庠沾濡教澤凡公所施設者皆耳目之所及
及叨薦禮闈承乏禁林荷禄于兹已踰二載時有自吾

郡來者士則稱其得勸勉之道農則稱其無差科之擾工則稱其無繕修之勞賈則稱其無侵漁之患至于賦役之均平催徵之如期者又公之餘事爾豈足為公稱道也哉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父母今實於公見之其視咈民之欲違道干譽者豈不大相遠哉今四方郡守報政來朝者罕能稱職惟公考于天官而治行為最上于是有復職之命不惟有以遂吾郡士民之望抑亦為諸郡二千石之楷法公之行也

懼無以彰公之德榮公之行乃與同門友程君汝器請于太史公趙先生序于卷首在朝諸文儒發為歌詠予不揆蕪陋僭以公之治行浹于見聞者復書于末簡使人知古之循良若黄霸之為頴川吳公之治河南不能專美於史氏矣加地進秩必膺寵數俟當為公書之

送王太守赴肇慶序

永樂丙申之夏前瓊州太守西昌王公伯貞以服除上天官俟命于行在方是時公之仲子行儉以翰林修撰

在扈從之列留寓北京公既以其職來朝復得就祿養於旅邸申義方於官達之時承顏色於遲暮之日綵衣拜慶歡然交欣而彤幡皂蓋與金馬玉堂相爲照映使都邑人士瞻望風采莫不爲之嘆美而歆慕以爲王氏一門兩世遭太平而榮達若此昔人所謂父子之美者其以是歟如是既踰月公乃得改官肇慶于是公之鄉仕于朝者皆相率爲詩歌以送之而侍講鄒君仲熙來徵予言以爲序惟君在洪武中以賢良應辟已嘗歷

顯要矣其守瓊州十餘年海南之民至于今思之及今公年已逾七十鬚髮皓然而國家方且圖任老成之士將有以嘉惠黎元以共樂夫太平熙洽之盛宜公未可以引年而退休也且肇慶視海南為近其民情風土之淳美蓋有不勞而治者則公之是行也誠可以優游恬嬉於黄堂之上以待其政之成而已異時有道嶺而南經乎炎荒遐徼之間聞有兩歧之歌五袴之謡其必公之政哉

送徐都指揮還建寧序

建寧居七閩之上游襟山環水東隣括蒼北距上饒而西南之間遥控交廣凡福興泉漳諸郡品物之貢輸三吳兩浙商賈之來往罔不輻輳於斯邉藩要會莫有逾於此也國朝洪武初以其地重人稠特設福建行都司以建寧左右延平汀邵五衛所隷之皆遴選武臣之賢能者以掌衛事時徐侯彥實之先公為建寧右衛指揮涖事明敏訓練有方凡都司之事有所疑弗能决者必

洛閩之然後行公夙夜悉心勤于所事毫髮罔敢怠緜是忠義聞于朝廷信實著于藩服惜其蚤殁而弗獲大施于是吾郡之士民至于今思慕之不忘厥後侯以長嗣襲職復涖建寧蓋侯自幼時優游邑里軍民利病罔不究心及在官之日公私弗擾士民悉安官長咸加敬禮焉洪武壬午侯率師駐守汶上值今上舉兵靖難將渡大江而侯獨挺身來歸遂授任使擢官至指揮同知去年夏奉表至行在特蒙召見恩眷益隆留數月乃

遣皇上復以為是職未足以盡其才也遂詔拜本都司都指揮僉事給驛以還凡列於朝者靡不榮之予始家居時嘗辱知於侯今承乏詞林雖遠隔數千里外而心情之相契有加無替故于其歸也率秋官主事葉惟淵洎建之士大夫寓於此者相與出餞于郊外惟淵乃舉酒屬予為序以華其行予時以匆冗弗暇為今侯之子禎以隨侍皇太孫殿下練習于京師得賜歸省惟淵暨諸友復詣予請序以發揚侯之令德予不可再辭謹摭

實而後之曰夫人之所以遭遇於時得以享厚禄豐爵者必其德有諸己才足以有為而後位稱其德才副其用故能致遠大之事功而膺爵禄于悠久也侯之為人德足以惠衆而敦俗才足以修政而立事而其威儀風裁使閫外肅然枹鼓不驚士民安堵綽然有古良將之風此其所以荷恩眷而承寵命也夫雖然不特此也侯之先公種德積善于前故今始發于侯以續其遺業者如此侯今又能施政敷惠于人人則侯賢嗣他日又克

繼承于後祖宗三世光融顯耀誠非他族之比則自三世至于數十百世赫然光大其家聲傳之無窮與國家同其永久其又可量也哉故予于終篇願以是爲贈焉

送金昭伯省父還江西詩序

予與臨江金公幼孜昔同登進士第列官於朝既而以翰苑之職相與共事内廷朝夕侍上左右得以承清光而待顧問厥後又同受命兼職輔導及扈從兩京聆和鸞於屬車豹尾之間從旄鉞於龍沙絶漠之外逮今又

同拜學士之命者數年恩榮遭遇之盛優禮眷顧之隆
蓋未始不相同也予二人者亦未嘗不退而竊嘆其幸
生斯世而交相歡慶以為千載之奇逢何其榮且幸哉
永樂己亥秋公之子昭伯來省侍于北京明年春正月
將歸其鄉朝之大夫士相率賦詩以送之且來請予言
以為序夫世之為子弟者往往習父兄之貴富侈膏粱
紈綺之習蔑詩書禮義之訓而弗克循規蹈矩者多矣
獨昭伯溫淳謹飭善事其親自其少時從公宦游京師

躬覲朝廷之所以待公寵遇賚錫之厚而周旋進退之間愈益恭謹又能篤志于問學此非其資性之美而能然乎今復自其家不遠數千里觸寒暑涉江湖以覲其親于輦轂之下又得縱觀新都山河城闕之雄麗萬方于來嘉祥畢集皆足以擴聞見而恢器量其所得又詎可涯哉雖然公能以義方之教成其子而昭伯益思有以承順于親而無違古人所謂父子兼美者其在斯矣子于公契好之最篤出處之相同也故於昭伯之行不

為溢美之言而少致箴規之意焉

送福建按察僉事吕公考滿復任詩序

國朝重按察之職葢以其為朝廷耳目之寄肅然臨乎方岳秩然振其紀綱不惟郡縣百司之職有所警懼弗敢以肆而藩維帥閫亦皆凛然有所顧忌而不得怠且忽焉此其職之重為何如自非老成文學諳練時務而識達治體者誠未可以居此也會稽吕公升常始由溧陽學官用薦擢江西按察僉事聲譽赫然其後以文學

召與修大典書成調官山西凡二年復調閩中閩葢八
郡地方數千里物阜而民衆歲時諸番賓貢海舶珍奇
之貨率常往來於此公能正己率下故凡郡邑有司莫
不仰而望之貪者以廉懦者以立各率其職弗敢少違
其民亦皆樂從公之政令而得以休養生息於田里故
公之名聞煜然東南之間為憲臬之稱首也今年秋秩
滿考績于吏部循例復還於是朝之士大夫與公遊者
作薊門送别圖相與賦詩以送之且屬予為之序夫士

君子負學問才能者常患弗得自效及其既用則又患不得居顯要以攄其所藴施之于人此古今之所共惜令公以博涉之學通敏之才出際天朝文明之運屢職風紀其聲光聞望足以振勵一方其政令設施足以肅清列郡則公之遭遇顯揚為何如而其榮耀于當時傳播於後人者烏可泯哉予世家建安而忝官于朝雖未得展桑梓之敬以與鄉人詠邦大夫之賢然往還京師必相與接見亦得以聆其餘論而于鄉人子弟之來未

嘗不審知公之善政則公是行也詎能已於言乎遂爲之序且俾觀者有以知公之槩焉

送金幼學還臨江詩序

永樂二十年秋九月予與學士金公幼孜扈從自塞北還而公之弟幼學遠自江右來省其兄歡然相聚甚相欣慰也明年春二月復治裝將還其鄉詞林諸君子相與賦詩贈之而請予序其端予與公以文學侍從禁垣及今二十餘年叨蒙聖天子恩眷之隆華之以清職寵

之以厚禄禮遇之意至深至厚旦夕愧悚深以莫能效報為歉嘗竊思之予二人者亦何克勝此哉惟當精白一心夙夜之間終始不懈則所以鞠躬盡瘁以圖報稱於萬一焉而為吾克家子弟者既幸生太平之世而又目覩父兄遭遇之盛得以優游處於鄉邑其心豈不有所感激奮發務以仁義忠孝之道自勉哉今幼學年富而氣鋭志高而才敏往年嘗至南京予竊重之今之來事其兄益恭謹而接朋友益謙遜儀度温然而笑語舉

動未嘗輕發予又益加重焉此非卓然有所感發以善承父兄之志者疇克爾耶嗚呼幼學之來其志固可嘉而其亟歸也亦豈徒然哉盖以其壽母太宜人在堂康健無恙而定省温凊不可以久違也則于其歸又將致難兄之意升堂起居奉觴上壽子姪畢集雍容揖拜翕然而和肅然而敬其歡且樂又當何如耶雖然奉親之暇尚其益加儆惕以力于學而篤于行兢兢焉思所以紹其兄之休光則一門之間伯仲之賢可以比古之所

謂二難者矣豈不盛哉是盖兄之所屬望而吾之所期待者也幼學其勉之是為序

送進士周南巽還吉水詩序

朝廷重科目之選每賓興之歲合天下所貢之士會試于京師拔其尤者禮部以其名聞于上乃親策而試之士之以文藝得與是選者可謂榮矣然既得為進士則必使觀政諸司練習政務以俟銓擢盖未始有獲歸榮其鄉者也粤自永樂紀元以來凡歷八科獨丙戌辛丑

及今甲辰三科之士皆得蒙特恩賜歸其鄉誠昔人所謂衣錦之榮者復見於此其遭遇之隆何其至哉吉水周南巽氏為邑舊族簪纓詩禮先後相望其仲兄彦奇嘗以文學發身累官至大理少卿綽有令譽南巽夙承家學肄業邑庠永樂甲午以易經領江右鄉薦入為太學生至是遂登上第其對策大廷予時叨與讀卷閱其文知其學之優才之贍而淵源有自也為之嘉歎不置今茲南還其族孫翰林編修叙合詞林諸公賦詩以華

其行而來請序于予以弁諸首簡予嘗託交彥奇君重
以叙之請遂不可辭夫士君子負學問才能致用於時
蓋將以有為也豈徒以為身榮而已哉古人謂豪傑之
士因科目而進者此也科目既有以入官則將以其素
蘊措之于行事見之于當世以為邦家之光斯可矣尚
何暇逸之敢冀退休之是望哉其有幸而得一歸故鄉
以為閭里之榮是蓋千載一遇也其可易致哉今南巽
以壯盛之年膺俊造之選又遂得賜歸其鄉其榮且幸

不言可知矣雖然昔人有言居廟堂之髙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逺則思其君南巽之歸固可以為榮而於此宜益思聖天子所以優待之意雖閒居野處必將惓惓然不忘致君澤民之念勉焉思有以竭其才慨然思有以致其力俾他日被天書之召有職任之責然後以其平昔念慮之所及懷抱之所蓄者發揮振耀於斯世庶幾上不負聖天子訓育之意而下不負所學矣一時之榮耀何足為南巽道哉

送從弟仲宜還建寧分題詩序

予家世積忠厚至先大父樂善好施諄諄以孝弟訓子孫為後世法先伯父與先公兄弟凡四人祗奉遺訓皆篤於孝友克承厥緒罔敢失墜其後伯父以茂材舉授鳳陽右衛知事先公既相從之官而後又兩省焉兄弟之情篤矣故至于今數十餘年家庭雍睦之風藹然如一日鄉族尚之自予叨居侍從涉歷兩京二十餘年皆祖考之餘慶也從弟仲宜蓋自故鄉來省者凡三今年

秋相見北京之寓舍其蔼徳益懋情愛益切此非其資性純美耳濡目染之有自砥礪涵養之所至歟於戲先世積善之長豈有涯哉既而告歸朝之大夫士莫不嘉其能篤於兄弟之誼且又惜其將别也因次其道路所經山川風景之勝分題賦詩以贈其行且繪而為之圖其曰金臺别意所以寫夫握手踟躕之態其曰廣川歸帆所以狀夫回翔順適之興至若彭城暮景則層樓粉堞落照蒼茫之思見焉淮陰秋色則平川遠水烟蕪霜

樹之景寓焉若夫二十四橋寒聲蕭颯非廣陵之夜雨乎江島微茫鯨音催曙非金山之曉鐘乎金波溶溶鳴榔夕渡泛乎姑蘇之月也雪山澎湃倚棹晨征候乎錢塘之潮也睇嚴灘之烟樹以起千古懷賢之思望鵝湖之晴雲而興武夷親舍之想至若閩嶺停驂則桑梓連陰故園在邇油然恭敬之心生焉龍津宴會則賓朋相賀四座交歡欣然會合之意孚焉然則吾弟之行徘徊留憇於其間覽茲景之勝槩以觀斯圖而誦其詩烏得

無離别睽違之感乎昔謝氏兄弟池塘春草之思形於夢寐千載之下尚為美談矧予兄弟之情見于孔懷和樂且耽又非想像感寓於茫昧者之可比也此諸公之所以賦詠長篇短章金玉鏘然以申其綢繆繾綣之懷者又皆予兄弟之同情也故予因序于卷端庶觀于此而知作者之意焉雖然予叨承上恩夙夜㝢敬涓塵之報顧力有不足然尚圖黽勉得裨於萬一至于襲詩禮之先訓紹箕裘之舊業以雍和輯睦於家廷者吾弟其

克任之其尚勉之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因併書之以贈

送錢參政還廣西詩序

台之錢君士復以廣西布政使司左參政秩滿來朝課最于吏部未及九載循例還所治其同宗翰林侍讀錢君習禮合朝之士大夫賦詩以送之而屬序文於予士復在洪武間由太學生授主刑部事既而擢守安慶建昌二府靜重愷悌政用寛簡民甚安之歳滿以最而陞

今職夫廣西為南裔之地土壤闊大而林谷碞阻其間民夷離處無禮讓之風多獷戾之俗任牧守之寄者苟非其人而拊循招徠之無術則谿峒諸夷輒無所畏忌出而掠郡縣殺民吏往往為邊患故朝廷不獨命重臣宿將置兵以鎮之而於藩憲之職尤必簡其人焉士復奉上命而典是藩涖政治民聽決無滯弛張得宜雖未嘗出聲威以求赫赫之譽而拊循招徠恩信著于遠近由是寇攘屏息環數千里之地蠻區山聚之民莫不欣

然相安於無事是誠足以任藩輔之寄而副國家倚注之重矣然豈無所自而然哉士復實吳越武肅王鏐之後其先當五季之亂羣雄並爭獨堅守臣節效順中國保有兩浙數十州之地使其人至老且死不識兵革是大有功德於民故去今垂六百年為之子孫者多才且賢足為世用士復致身祿位服事四朝秩躋三品其寵榮光盛固武肅之遺慶世德漑被之所致而其奉法盡職上無負於君而下有以惠澤其民者又其忠厚之心

有以啓之也習禮與士復爲同宗予故推本其先而序諸贈言之首簡云

送浙江按察副使江至堅赴任序

士有抱遠大之器懷超卓之識者則其平居必含弘簡靜淵乎其有容坦乎其不撓而無一毫町畦崖岸此其所蓄者厚蓋非可以淺近而窺測也予友江至堅少同里閈既遊郡庠篤志好學不事表襮同列罕及焉既而予以科目忝官詞林至堅亦登永樂甲申進士第與修

永樂大典書成拜監察御史其涖職也小心恭謹務為忠厚不事苛刻而立朝也凜然正色糾慝繩違無所阿避退而家居則恂恂然未嘗見其疾言盛氣有所陵厲人莫不愛重之皆以至堅知為政之大體而非瑣細浮躁者之比也今年夏以九載秩滿書最于天官遂得超拜浙江按察副使將行朝之大夫士咸賦詩以餞之乃求予序其首簡予惟按察之職實朝廷耳目所寄蓋使之臨制諸司糾治不法以鎮靖其一方者也凡事有關

於政體者則必舉而行之先後有序輕重有倫寛猛不失其宜勸懲各循其實好惡無私刑罰當罪由是郡縣百職望風而景從憸邪豪猾聞聲而歛迹而一方之人莫不熙熙然蒙其惠澤以相安于無事夫然後足以稱其職苟徒褒衣䰟冠不自知其職之為重而庸庸碌碌靡所不為或者其才可稱則又以察察為明苛刻為務民受其弊恬不之省斯皆何足取哉至堅抱負才器期於遠大久矣一旦受聖天子命出佐外臺其必將行其

所志以無忝於其任矣兩浙之民何其幸歟且浙為大藩素號繁劇而職風紀者多得其人況三山林君懋弘實為按察使與至堅俱出閩郡道同而氣合又皆以名進士發身其設施布置表正憲度必將有不謀而同者矣至堅其勉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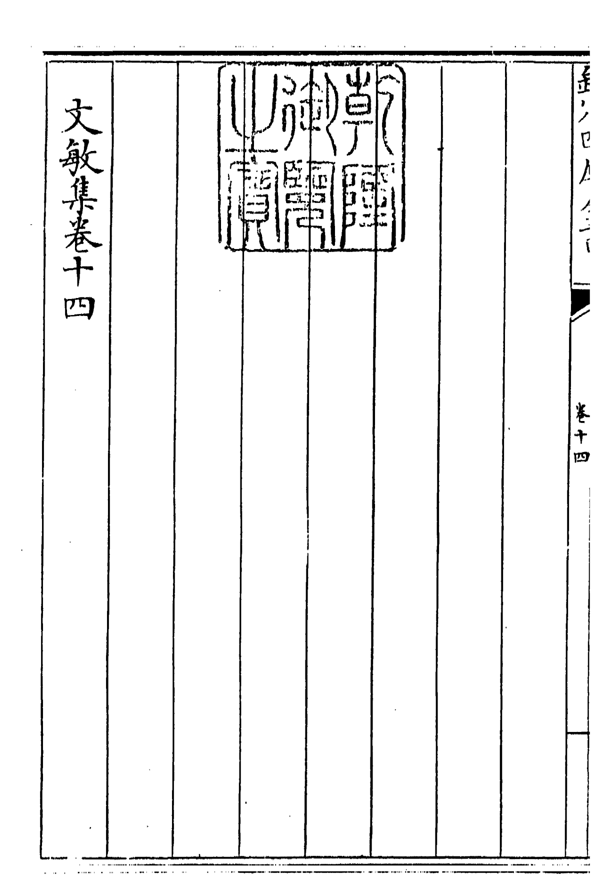
送何先生赴松江教授詩序

予曩居建寧郡學時雷陽何先生來為教授毅然以師道自任其德性之美學問之懿操守之確皆非尋常士

流之可及方是時吾郡鄉先生趙公友士蘇公伯厚李公振道亦皆以老成宿望職掌分教與先生志同氣合相與講論切磋以訓諸生諸生亦相率樂從之游故當時稱師儒之盡職生徒之造就者八閩之中以吾郡為首稱焉厥後予忝以科目官翰林且三年先生始至京師以俟闕援例歸省丘墓永樂初始除廣西之太平太平地僻遠蠻夷荒徼之區人鮮知學先生教九年諸生卒不能以其所業厠一名於科貢復援例教三年誘掖

開導無所不至於是得薦於鄉貢者凡四人既而復以秩滿謁選歷事地官幾一年乃改雲間郡學將行凡吾僚友皆賦詩以送之予以師生舊好序不可辭夫學校之職其滿也以其徒科貢之多寡為黜陟多則遷寡則降甚者有罰焉故儒者之受斯職不得善地輒不樂此何其見之謬也且無地不生材茍學問不足以淑諸人訓誨不能以盡其方而欲諸生有所取法而得以有成是猶不種而求穫弗樵而待薪者矣奚可得乎及夫生

徒無所造就而遂蒙其罰則往往不責於躬而責歸於其地是豈理也哉先生教於吾郡移於太平皆已有明效矣今而復移其教於二郡者教于雲間予知其所成又必有加於前矣異時東南之間俊秀之士成德達材彬彬然出應時需以見用於當時者必多先生之徒也所謂得英材而教育之先生之樂不既富乎予之言雖不足為先生重輕然區區之情有弗能已者是為序



文敏集卷十四